樸學齋叢書

第三集

胡懷琛詩歌叢稿下

二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3 0813 2478 6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春怨詞

春怨

關着窗子睡覺，
打個春夢的草稿；
怕被燈知道，
索性把燈吹滅了。

寄劉大白

我是個有怨的人兒，纔會做這首詞；



難道你也是個有怨的人麽，纔愛讀這首詞。
可憐多少快活的朋友，
讀了我這首春怨，都說是沒有意思。

答胡懷琛見示

一樣的春，在詩人的心裏偏是有怨；
一樣的春怨，在詩人的詩裏偏能叫人傳染。
也不是無端能傳染的，總有些相同的情感。
要是情感不同，便怨徧人間，也沒有傳染的危險。

一九二一，五，四，在杭州。

大白

春夜聞雨

一點，雨點。
淅淅瀝瀝。
隔着玻璃窗子，
將我的夢打碎了，將我的心打碎了，
司雨的神呵！你為甚麼夜裏也不睡覺？

靈魂

我的靈魂呵！你在那裏？
你守着我，我看不見你。
我所思的人，你總能看到；
我要去的地方，你總能走到。
但是你自己在那裏，我沒有知道。



小孩子的天真

甚麼是愛情？他從來沒有知道。
只愛在媽媽懷裏睡覺；
又愛和爹爹玩笑。
隣家的女孩子，和他一般兒小，
兩人做了小朋友，
一天也舍不得離掉。
他母親說：「介紹你們做夫婦。」
他說，「不要！不要！」

吊雲

雲呵！你這樣清，這樣潔。——
只是你孤高的情操，敵不過專制的太陽。
太陽出來了，你消滅了。
分明是白的雲，人家硬說你是黑的泥；
世上那裏有眞是非麼！

十二月十二日接某君自新加坡來信

天風海水，相隔着一萬里路。
珍重一信寄來，打頭先寫了橫行字。
信中說：「濃陰綠樹好風光。」
讀信的這邊，却正是風雪歲暮。
信中又說：「去國的時候，匆匆不曾相見。」

我也自悔蹉跎，誤了期約，便造成這椿恨事。
打着稿兒寫回信，先思量從那裏那裏寄。
信還沒有寫，我的心電已流到那邊去。

按詞中兩個「那裏」在一處，是有意重複的。

問愁

愁呵！我問你：
春光過去了，
你跟着春來，爲甚麼不跟着春去？
我有密打尺，量不出你有多少深淺；
我有顯微鏡，尋不出你躲在何處。
祇覺我的心窠兒，牢牢地被你佔住。

碧油油的芳草，白濛濛的柳絮，
都是你的化身麼？
為甚麼對景關情，我便要將你提起？

心中事

我要將我心中事，說與你知道；
你要將你心中事，說與我知道。
費了幾番工夫，打了幾個草稿，
到底從那兒說起？
還是各悶在心裏，不知等到甚時發表。

上海大馬路上見飛機

「飛機！飛機！
你是鳥子麼？爲甚的在空中飛？」
飛行家說：「難道你們不是鳥子麼？
我看見黃浦灘的洋樓，南京路的市房，好像是鴿子籠；
你們一個個棲在籠中，
難道不是鳥子麼？」

贈郭沫若

一

我思慕你好久了，昨天纔得見面。
見面也沒甚麼，只是腦海中印了個照片。——
照片容易模糊，思慕仍不能忘。

朋友！
你說怎麼樣。

二

我要做我的新詩，你要做你的民謠。
放膽的文章，看誰人手高。
朋友！
你努力創造！

三

天生了你的才，總能做你的詩；
天生了我的性情，總能做我的詩。
旁人跟着我們走，可算是發癡。
朋友！

你說是不是？

四

「無論甚麼詩，無論甚麼人，
都可以做，只是難得好。」
你說得出，你見得到。
文章的三昧，這句話講完了。

相思

相思！相思！
相思的甚麼人？
分明相思着，却說不出。
春去了，榮花謝了；

秋來了，豆花開了。
一年年的相思你！
何必苦相思？相思不相見。
相見不如相思好！

雞冠花

秋到了！
雞冠花兒，得信偏早·
疏籬外開出一朵嬌小。
草木也將四時，報與人知道。
此後的風光，一天天冷峭。

秋夜

半明半暗的月；一絲雨絲的風。
一樣風和月；——
但伴着一片蟲聲，便知道是秋深了。

參看盲童學校

盲童盲童排排坐。
十個在右，八個在左。
我看見他，他不看見我。
他聽見我說話，問我來做甚麼？
我說來參觀。他說：「可！可！可！」

燕子

一絲絲的雨兒，一陣陣的風。
一個，兩個燕子，飛到西，飛到東。
我怎不能變個燕子，自由自在的飛去？
燕子說「你自己束縛了自己，怎能望人家解放你？」

明月

「明月！明月！你為甚的圓了又缺？」
月光露出半面含笑向我說：
「圓時借着日光，缺時乃被地球隔。
我本來不明，又何曾滅。

他人援援，同我無涉。」

孤墳

芳草堆裏，一個孤墳。
連碑也斷了，那知道墳裏睡的甚麼人？
種菜的老人向我說：
「六十年前，這一帶都是華屋朱門。」
我說：「百二十年前是怎樣？恐怕又是滿地荊榛！」

蠶豆花

桃花紅，菜花黃，好風光一片！
祇有蠶豆花兒，幽靜的藍色，沒人看見。

我知道了，他們千朵萬朵，遮蓋了你一點，兩點。

你應該合羣力，發揮容光；你不要將他人怨。

民國九年四月遊龍華；在路上看見這個景緻，生了這種感觸；把他隨便寫出來。但是我另外還有寄託。桃花菜花，便是比西洋的文化，蠶豆花便是比中國的文化。

水中花影

行到小池邊，貪看那水中花影。

為甚的不愛真花愛假花？原來說真，說假，都是無定。

你試看春光過，便是真花，也要凋零盡。

過眼總成空，真假何須問。

有個學生，做春遊詩，中間有一首道：「為看花影攪浮萍。恐柳絲絲照水青。莫道水中花是幻，真花也是要飄零。」我說他這個意思，很深很好。我把他略改了幾個字，又拿新體寫出來，覺得又是一種意味。

清明日所見

三個，兩個兒童，放着輕氣球。
汽球的繩兒，還帶個青蟲在上頭。
他便是乘球的人，向萬里長空，作汗漫遊。

五年以前，我看見幽夢影裏有一句道：「枯葉帶虫飛。」我當時說道：倘使張山來生在今日，他一定要說：「蟬蛻落葉如飛艇」了。今日又看見這個實景，更記起以前的理想來；因也將他記在這裏。
又我所說的輕汽球，是兒童玩物之一。

月 論文學也

輕雲蔽月，
着了一層薄縠。

雲去月來，
赤裸裸的越可愛。

對鏡

「鏡中人！你是誰？
你在裏面做甚麼？」
鏡中人說：「你是誰？
你莫不是鏡中的我？」

一個蝴蝶 (刺諷子也)

一條毛蟲，
吃飽了，睡醒了。

着了好看的衣服，變個蝴蝶，
到外面去游玩了。——
但是春光過完了，
他沒有知道。

普陀山放生池上作

走過普濟寺，到了磐陀庵外。
看見半月形的放生池，
眞有半個月球般大。
我先找着觀音菩薩，
深深地一拜。
多謝他向魚兒，蝦兒說法。

不然，便要自己打起架來，
將一個放生池，鬧得變了個強權世界。

新秋詞寄劉大白

聞說秋天來了，
不知秋在那裏。
翻着曆本看看：
初八，初七，七十二，二十一：
到底沒有憑據。——
不如去問問牽牛花，
或者能知道一點兒消息。

在電車上 幷序

我看見棻先生有一首「在電車上」的詩，我很喜歡他；要算是我所見的新詩裏一首好詩了。我因此也做了這一首。

一

我也慣也三等車裏坐，
被擠着靠在玻璃門上，却走不過。
我願努力扛着筆管兒，
將他打破！

二

我也偶在頭等車裏坐，
人少的時候還可伸着一隻脚臥；——

畢竟是身體舒服，靈魂不安妥。

勢利

一

有時我在三等電車裏坐，
賣票人對我兇不過。
有時我在頭等電車裏坐，
賣票人對我笑呵呵。

二

他還是他，我還是我。
為甚麼兩樣的待遇？
只為着銅板一個。

三

鋼板的面孔，眞比地球還要大。
但是，這個鋼板，他自己要用麼？

鋼板是上海方言，便是銅圓。大，上海土音讀作[illegible]。

贈吾姪惠生

記得當初，我們都是兒童。
到如今你做了阿爹，我做了叔公。
十五年過得太匆匆！
回首兒時，好像在夢中。
但是眼前的光陰，還是一個夢。

死後的奮鬬

奮鬬！奮鬬！
爲着人類！不是爲我自己！
我受着環境的壓迫，
萬念都灰盡了，可算已死了。
但是還要奮鬬。
奮鬬！奮鬬！
爲着人類，不是爲我自己！

弔范堯深君

我從沒做過輓詩，這是第一次。

我從此不做輓詩，這是末一次。
我不是借你出風頭，還我的詩才。
我也不是借你發牢騷，寫我的心事。
我明知你死了，聽不見我說話；
你的眼睛閉了，也看不見我寫的字；——
但是你的靈魂不死，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舊歷新年雜感

一

聞說今年春更早，
已匆匆一年過了。
你試着意看，地球又老了多少！

困來獨上高樓，
望不見天盡頭，
已把新年換舊年，
怎不將新歡替舊愁？

三

匆匆過了人日，
又是元宵！
點綴風光燈市鬧，
任你舊曆除廢了，
看燈人何曾知道！

四

兔子燈兒大如狗，
鄰兒牽着沿街走；
忽然牽起我兒時舊夢，
此意怎生消受！

第三首「除廢」二字是故意如此的，不是「廢除」之誤。

空費了心思

費闌克令空費了心思；
縱有千萬盞電燈，照不徧半個黑暗的世界。
瓦特空費了心思；
任你有輪船，火車，
那及我心靈走得快。

浮萍

外面青青背面紫，
水似美人你罷綺，
生就綠衣紅作裏。

毛詩云：「綠衣黃裏」第三句本此。

偶感

「小樓一角，書聲依舊……」
此是當年信中語。
當年已是悵當年，
何況今朝，怎說得蕭當年如許？

當年信札還如舊，
當日書聲何處去？
後來也許再相逢，
總不及那時情味！

詩意

小燕子

小燕子還有母親；
我却沒有了！
我的幸福還比不上他哩！

春水

遠望着池塘裏的春水，分明都是綠的；
近看却又不綠了。

這綠色到底是有是無呢？

黑暗

羅綺叢中，笙歌隊裏，
縱有千萬盞電燈，我總覺得是黑暗。

早春見楊樹浦路上的楊柳

昨天來看你，還不過只有一點兒青意；
今天來看你，已青得多了。
一夜東風，不知從那裏帶了這許多綠色的顏料來，蘸在你的椏枝上？
造物者的自然藝術，真神妙極了，
豈不要令世上的畫師們愧死了麼？

哭

人家到了痛苦的時候，便要哭。
可見哭是痛苦了。
但是到了要哭卻哭不出的時候，那更是苦。

微笑

微笑！似乎怕人家看見；人家也不敢正眼去看。
但是心中已默喻了。

他的眼淚

他的眼淚，比酒還濃；

我才喚着，便已醉了。

快樂和眼淚

一點一滴的快樂，都是從眼淚中流出來的。

枕上聞雨

簷溜滴在木盆，裏好像是敲着木魚。
倘再加上誦經聲，便是我一年前在曇花寺裏寄宿時的光景了。

寂寞

熱鬧的城市裏，偏有寂寞的生涯。
滿街的人，却沒有人慰藉我。

好像躲在墳墓裏。
但使眞在墳墓裏，到也安樂。

蒼藤

蒼藤繞在老樹榦上，挨次生着葉子。
樹榦好像是龍身，葉便是怒張的龍鱗了。
龍呵！你爲什麼不乘風飛去？

春郊偶感

自然的大手筆，替自然寫生。
太陽的光線是顏料，雨是水，風是刷子。
無論怎樣大的篇幅，一揮便成了。

寫成了作品，供給大家賞鑒；
自然不曾題個名字，說：「這是我的作品。」

愛情

我聽見人家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為什麼種了愛情，
卻不見他生苗，開花，結子呢？

上海東百老匯路上所見

三尺闊徑大的木桶，擱在大車上，六七個人拖着，也拖不動。
桶裏是甚麼呢？是煙葉子；拖到那裏去呢？拖到香烟製造廠裏去。
這幾束煙葉子，以前不知費了多少種植的工夫；以後不知費了多少製造的工夫；更

不知要消耗多少貴族，富翁，浪子，平民，苦工的金錢。
他的結果是怎樣呢？只不過變做灰罷了！

夢

誰說年光不做倒流，
我昨夜偏夢見做小孩子。

好天氣

這麼好的天氣！沒有風，也沒有雨；雖然有太陽，却是很溫和的，一絲也不酷烈。
楊柳漸漸的青了；藍色的野花，也開了兩三點；畫眉鳥穿着鮮艷的衣服，立在樹枝上，
招呼他的同伴。
這麼好的天氣！可惜病人不能領略！

唉！我知道了！便使天沒有風，沒有雨；怎奈你心上有風，有雨；太陽本不酷烈，怎奈你心窩裏的愁太酷烈了。這麼好的天氣！怎樣能領畧呢？

世上的人

世上的人，爲着怕要餓死了，才去找飯喫；
但是爲着找飯喫，反送了他的性命。

春愁

一間精致的房子，本來是很高大的。
但是房子裏的空氣，都被春愁擠出去了；怎能叫房子裏的人不悶死呢？

人的累贅

我們有了身體，覺得很累贅；
好像是螺螄，負了一個又厚，又笨的殼。

上海平涼路上所見

一個紡織娘，蟲名從草裏飛到紗廠的牆上來。
「紡織娘！你來參觀麼？還是來作工呢？
須知你的生活，和他們不相干的。你作工，他們固然不要；你的生計，也不怕被他們侵略了。
你還是飛到草裏去罷！」

秋日上海黎平路上的晚景

晚潮漸漲，差不多浸沒蘆花頂了；

放鴨的童子，還在那邊岸上，怎樣能走過來呢？

月兒

月兒！
你不要單照在我的頭上，
請你照我的心罷！

柝聲

夜深了！
剝！剝！剝！賣白糖粥的柝聲，
敲破了靜中的神祕。

宇宙

天是空的，
地是圓的；
人脚立在圓滑的地球上，四無倚靠，
好危險啊！

孤飛的蝴蝶

「孤飛的蝴蝶！
有情人都成了眷屬，
你？」

錫絲

情絲是不是僞絲?
雖則甜蜜,
一黏在手上,便膠住了,不得解脫!

同調

天涯,海角,
終必有個同調的人兒。
同調便是了,
何必要知道姓名的符號,
何必要認識面貌的偶像!

奮鬭的人啊

要錯也錯到底！
不要半途折回來。
奮鬬的人呵！
努力罷！

嫦娥

嫦娥看透了人心的險詐，
所以月球裏不要人居住。

安得智慧之火

剪不斷的愁絲，理不清的愁緒，
安得一把智慧之火，將他燒得乾淨。

金錢之斧

金錢之斧啊！
斲喪了藝術之苗，
剷除了道德之根。

愁的空氣

深深的浸在愁的空氣裏，
好像是魚在水裏，總想游到水面上來透氣。

閒愁

胸中一段閒愁，爲甚麼說不出來？

倘然說得出來便不算是愁了。

秋蟲

可憐的秋蟲啊！
你莫自己輕視了自己，
甚麽屈靈均啊，杜少陵啊，……
也不過是和你一樣。

金雞心

掛在美人胸前的金雞心，
不知伊愛的是心呢，還是黃金。

快樂人

快樂的人啊！
你切莫回憶過去的事！

愉快的境界

莫思過去，
莫思未來，
這萬分之一的，一剎那的，無思慮的現在，
乃是最愉快的境界！

戀愛

人愛蝴蝶，是眞的愛麼？
在他做毛蟲的時候，見了他都有些害怕。
人愛蠶，是眞的愛麼？
在他吐完了絲以後，便不愛惜蠶蛹了。
戀愛？
冷酷？

問

是有意呢，還是無意？
你明白說一聲罷！
「唉！一切的語言，一切的文字，
都不能說出我欲說的話！」

何等快樂

小孩子不知道世界有多少大，
以爲搖籃外沒有乾坤；
鄉下人不知道世界有多少大，
以爲田園外沒有城市：
是何等的快樂啊！

鄰居

左鄰是誰家呢？
是一所古尼菴。
右鄰是誰家呢？

是一座荒墳。
想不到在這荒凉寂寞的地方，
我那屋後的人家，
正吹吹打打的在那裏娶新娘子。

悲痛

說不出的蘊在心坎裏的悲痛，
却能從眼波中流出來。

知心的人

你莫怨沒有知心的人，
這却能保守你心地的秘密。

倘然

我倘有一付愛克斯光的眼鏡；
我便要戴起來，
看看世上的人們，
到底是誰醜誰美。

上帝

上帝倘然帶了着顏色的眼鏡，
他何曾知道這個世界上的眞相；
那麼審判的時候，便不得不有錯了。

上帝 共二

上帝啊！
你在審判的時候，可許人們請個律師辯護麼？

二千里外的礮彈

唉！我的心被二千里外的礮彈打碎了！

禿筆

一枝禿筆，
難道這便是我的財產麼？

贈瓶花

你是飄泊無根的花枝，
我將你向賣花人手裏買來。
我便欲送你歸去，
那裏是你的故鄉？
便養在我瓶裏罷！
到底是容易憔悴。

游龍華

好幾年沒到過龍華，
今天重跑來看看：
我還認識當年的桃花，
桃花已不認識我了！

和尚廟已重修過了，不是當年的剝落；
寶塔也重修過了，不是當年的頹廢。
只可憐，廟裏的鐘聲，和尚們是莫名其妙的敲；
塔上的鈴聲，也叫不醒遊人的春夢。

夢

夢啊！爲甚麼一霎時便醒了？
夢神說：「無妨！
醒了一重，還有一重哩！」

春夜

清夜裏，聽見滴答的鐘擺聲，

知道他和我的心一樣。

盆裏的玉簪花

花盆裏的玉簪花，又抽出新的綠葉子了；
但是你可記得，當年種你的人麼？

故鄉

才蓋下了眼皮，便看見我的故鄉。
「故鄉啊！你倘能常常給我看見，我便終日不開眼了。」

我決不信

我決不信他已死了，

昨夜還和我在夢中談話」

腦筋

腦筋如影戲機器；
如今將往日所攝的舊片子，一幅一幅的，在這裏開演了。

司雨的神

「司雨的神啊！你爲甚麼不怕辛苦，鎮日鎮夜的下雨呢？」
司雨的神道：
「這是我的眼淚；是禁不住的。」

春之神

「春啊！你便去了重來，我總認識你：
楊柳不是像去年一般的靑麼？
菜花不是像去年一般的黃麼？」
春之神道：「啊呀！我幾乎不認識你了！」

舊事

舊事！還有甚麼存在的價値？
偏偏記在心上，拋也拋不去！

贈燕子

燕子！你回來了麼！
舊年去的時候，還是嬌雛；

今年來時。差不多就要做母親了。

金魚

誰說三尾子的金魚不知道沈悶，
他也要浮在水面上來嘆氣！

無形的毒箭

一枝無形的毒箭，射在我的心裏；
西醫檢查了一檢，却說是沒有病。

像浮萍一般

像浮萍一般的飄泊在空氣之海裏，

我不知向何處生根呀！

路上

無意中跟在伊背後頭走時，看見伊拿手整理着頭髮；
一霎那間，不期然而然的，我的眼光又移開了。

春之空氣

沈浸在如酒一般的春之空氣裏，
叫人家怎能不醉呢？

愁

我分明不是個啞了，

為甚麼深藏在我心裏的事，總無法可說得出？

和小孩子遊戲

偶然蹲在地上，和小孩子們一起遊戲，
落寶和他們是一樣的。
忽然立起身來，
怪我長成得這樣快！

買花

錢付了，
賣花的人管他去了！
花殘了，

買花的人將花去了！
可憐伊同枝的姊妹，
還羡慕伊被人家看得中！

雛雞

雛雞未啄破蛋殼以前，
以爲殼以內便是宇宙了！

夜坐

獨坐在孤燈之下，
吱吱吱的老鼠打架聲，
能使我回憶做小孩子時，

聽人家講神怪故事的况味。

我的一生

我的一生，
譬如是一場影戲；
我自己也不能知道，
今後還有多少幕。

搖籃裏的况味

「小孩子啊！
搖籃裏的快樂，你可讓我享一刻麼？」
小孩子哭道：

「呱！呱！呱！」

文人與蠶

文人作文，如蠶吐絲一般的。
絲吐盡了，蠶便死了。
文思用盡了，人是怎樣呢？

車聲

沈默的夜裏，
聽見遠遠的火車聲。
車中的人，有幾個是歸故鄉？
幾個是到他鄉？

歸故鄉的，有人在這邊歡迎你們了！
到他鄉的，有人在那邊記念你們了！
我呢？我所期望的人，也來了麼？
或者暗暗地來了，也不給我一個消息。
車聲停了！想是車已進站了！
可憐這無窮無盡的長夜裏，
又是無邊無際的塞滿了「沈默！」

人生的一幕

簡單的言語，說不出心中欲說的話。
光陰一分一秒的過去，
一分一秒的催人離別。

這匆匆的片刻，
也就是人生的一幕。

鐘聲

隔院尼菴裏的晚鐘聲，
爲甚麽敲得這樣的悲切？
一聲聲的催着春光去了！

雜感之一

當我的兒子患病的時候，
我在深夜裏撫着他，
不期然而然的，記起我的已死的母親來了。

雜感之二

世上的事，原如西洋鏡一般的。
聰明的人們啊！你固然不能不認真，
然而又何妨當假的看看。

雜感之三

靜默中有無限的神祕，
我的心，只要我自己領會，
決不求他人知道。

雜感之四

鄰家樓上丁東的琴聲，
把我的心帶到三年前我聽琴的那個地方去了。

雜感之五

我的夢剛剛做完了。
在這萬籟無聲的夜裏，
算只有剝剝剝的賣湯糰的柝聲，
來安慰我的岑寂。

雜感之六

我案上供着的觀音菩薩，
天天對着我。

在沈默中不知助了我多少文思！

雜感之七

倘使我做了司春之神，
我願意終年駐在人間。

雜感之八

愁來了，
便拿酒來澆。
可憐的人啊！
你可知道有酒醒燈闌的時候？

雜感之九

要糊塗便糊塗到底
要覺悟也便覺悟到底！
最痛苦的，
就是在這半路中間的人啊！

雜感之十

無怪他筆下寫不盡，
因爲他的血和淚，
都一點點的化作墨汁從筆管上流下來。

不能解決的問題

我有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

只好請教夢神去解決罷！

婚姻簿

誰將那月下老人的婚姻簿，搶來燒了，
這是解決婚姻問題的第一良法。

冬夜的一瞥

他在嚴冬的夜裏，
做詩做到入神的時候，
不信墨筆已結了冰，
只說是鉛筆爲甚麼不黑了。

湖濱雜詩

這天晚上，
是我初次認識西湖，
也是我初次認識湖上的明月。

* * * * * *

保叔塔，
雷峯塔，
一瘦，一肥；
在夜色迷離中看不見，
彷彿在夢中看不見。

* * * * * *

再不要唱歌了！
恐怕許多的詩料，
這小艇兒如何載得起？

* * * * * *

夜深了，
爲甚麼不歸去？
只覺得西施的睡態，
比淡妝濃抹都好。

* * * * * *

不怕風露濕衣裳，
爲要襟袖間帶一點烟水氣。

* * * * * *

今夜喫西湖的菱角，
聯想到三年前吃鴛鴦湖的菱角；
口頭的滋味，
心頭的感想，
只有自家知道。

* * * * * *

彷彿聽見有人在湖艇上吹簫；
回頭四望，
卻只見一片烟波無際。

* * * * * *

早起，
開窗望見西湖，

正是西子曉妝的時候。

* * * * * *

一片湖光，
四圍山色，
這都是沒字的詩稿。

* * * * * *

從湖艇上望見雷峯塔，
一半還被曉烟遮住，
而保叔塔已婷婷的立在旭日光中了。
這也是造化點綴的本領。

* * * * * *

遊了一回三潭印月，

買得一束蓮蓬歸來；
在船上喫着，
今朝已嘗試蓮心的苦了。

* * * * * *

湖山太秀媚了，
應該有這樣一個莊嚴的岳王廟，
鎮壓在湖邊。

* * * * * *

碑帖店裏，
多賣着拓本的蘇東坡像；
然有幾人能唱他淡妝濃抹的佳句。

* * * * * *

雷峯塔下，
白蛇精的神話，
是絕妙的湖山點綴品，
可惜現在的人都不信了。

* * * * * *

這裏也是某莊，
那裏也是某莊，
各在西湖上硬佔了一席地；
但是我沒有閒工夫去遊玩了。

* * * * * *

這天的下午，
出去訪一個朋友，

和他談了半天的話。

到了夜裏，

我的心痛極了。

是西湖累得我如此麼？

還是我自己累了自己麼？

* * * * * *

這一天早晨，

剛走到往靈隱寺的路上，

就聽見一聲鐘。

「唉！鐘聲！你喚不醒我的癡夢。」

* * * * * *

車夫在半路上停下來喝着茶，

說道：「先生，大好的風景，爲甚麼不帶個照相鏡來？」
我們答道：「我們的眼睛，就是照相鏡。」

* * *

「飛來峯！」我問你一句：
「你未必是眞的飛來，
也未必是假的飛來；
倘然說你是隕石，
你應該點頭罷！」

* * * * * *

唉！佛呀！
我已有些覺悟了，
卻沒有覺悟到底。

你有甚麼法子替我想？
你兀是在石壁上含笑不語，
「不語」便是你的答案罷！

* * * * * *

冷泉亭上，
有許多怕熱的遊客，
不愛冷泉，只愛喝着荷蘭水；
荷蘭水使驕傲一切。
冷泉還汩汩的流着。
「泉！誰說你知幾？」

（註）冷泉亭上，有吳芝瑛寫的對聯道：「有本者如是，知幾其神乎。」

* * * * * *

小池淺水，
養着無數的大魚，
人家都說：「這是魚樂國。」
唉！魚兒你真的樂嗎？
那就是你生長在這裏，
不曾知道世界上有江海。

＊ ＊ ＊ ＊ ＊ ＊

在葛嶺，蘇小墓，岳墳的那一帶，
添了個林和靖的放鶴亭；
神仙，美人，英雄，高士，點綴得恰好，
可算是無遺憾了。
但這許多不同的感想，

眞苦死了遊人呀！

* * * * * *

走到小靑墓下，
來憑弔伊的艷跡，
然而有人說：
「小靑沒有這個人，
不過將一個情字分析開來罷了」
那麼，凡是有情的人，都是小靑；
連我也是的。
唉！我自己灑淚弔自己罷！

* * * * * *

西湖！

匆匆的別你去了，
有許多沒遊到的地方，
待與山靈湖神訂個後約罷。
朋友！
匆匆的別你們去了，
卻和你們訂不得同遊的後約。

放歌

長嘯

民國十二年五六月間感時而作

長嘯一聲，
震得那黃鶴樓倒了。
看眼底紛紛世事，
只値得痛哭，狂歌，亂喊，大叫！
萬衆齊心，收不回旅大一片土。
官軍百萬，打不退臨城強盜。
神聖的代議士，

忒殺逍遙！
只知道法源寺裏，丁香花好。
那管得軍人如狼虎，盜賊如毛！
北京的政治舞臺上，
一齣逼宮短劇，
演得太無聊！
書生無力眞堪笑！
恨不見五百志士，同死田橫島；
也沒有十萬強弩，射退浙江潮；
更尋不着呂洞賓，飄然同上巴陵道。
秋風偏早，
一夜吹得我頭白了！

彷徨

彷徨！
立在三义路上。
往那一條路走呢？
任便那條路，都走得通，
前往！切莫觀望！

心

不用無線電，我的心能立刻周流全世界。
不用飛機，我的心能飛出天空外。
不用潛水艇，我的心能走入龍宮探寶貝。

不用愛克斯光，我的心能看透這世界的祕密。
不用讀歷史，我的心能與古人侔。
不用長生藥，我的心千秋萬古不朽爛。
不用催眠術，我的心能感動一切的生物。
不用符咒，我的心能降服妖魔鬼怪。
我的心看無色，聽無聲，嗅無臭。
我的心小無內，大無外。
我的心凍不死，餓不壞。
情絲縛不住，砲彈打不碎。
我的心是怎樣一顆心呢？
我的心即你的心，即他的心，
即一切人的心，即一切生物的心。

不過他們自己汨沒了心靈罷。

自然的兒子

我們同是自然所生長的；
我們同是自然的兒子。
　山嶽是兄弟，
　海洋是姊妹，
天地是搖籃，
　空氣是喝不盡的奶奶，
太陽是慈母的眼光，
　風是慈母的歌聲：
自然的家庭，眞偉大啊！

自然的父母，真慈愛啊！
爲甚麼我們小兄弟，常常相爭吵呢？
爲甚麼人要看不起牛馬？
爲甚麼雞要啄螞蟻？
爲甚麼智者要欺侮愚者？
爲甚麼富者要壓迫貧者？
爲甚麼強者要踐踏弱者？
爲甚麼這一國的人，要侵掠那一國的人？
大家何不想想：
　大家都是自然的兒子麼？
大家何不想想：
　自然所供給我們的，是應該大家同享麼？

大家何不想想：
兄弟都是平等麼？
大家獨不體貼自然之心麼？
自然在那裏流淚了！

懺悔

（一）

我跪在上帝的面前，
向上帝懺悔：
我本是個清潔高尚的人，
竟幹了一些壞事！
這也算不得十二分壞；

不過我的良心很不以爲然，
　便算是壞事罷！
上帝啊！
　請你饒恕我罷！

（二）

上帝！
　我也不是甘心要幹這些壞事；
　只不過被環境逼迫，而且引誘着，才幹了這些。
上帝啊！
　請你原諒我罷！

（三）

上帝

我死了以後，你摶土再造我的時候，
少放些聰明的原料在我的腦子裏罷！
那就可以減少我的罪惡了。
上帝啊！
你可允許我的要求？

（四）

上帝！
我畢竟是個懦弱者：
戰不勝環境，
反被環境征服了。
但是你要原諒我！
我就是有了這樣的武力，

我也沒有這樣的忍心，拿大刀闊斧，去和可憐的人們奮鬪；
我雖是有了這樣的熱心，
然而像一顆熱彈丸，射在冰海裏，有甚麼效果？
上帝啊！
奮鬪和感化的能力都沒有了。
請你不要責備我罷！

（五）

上帝！
我的唯一的希望：
就是世上的人們，個個都能懺悔自己的罪惡；
那麼世界上便有一線的光明了！
在這沈沈的長夜裏，

你可以叫太陽早點出來麼？

上帝啊！

（六）

上帝！

在這長途的行程中，

你可以使我得到片刻的休息麼？

我疲倦極了！

好像是航海的人絕了糧；

好像是越沙漠的人絕了淸水。

而迢遙的前途，還望不見我棲止之地；

在這長途的中間，又沒有休息的地方。

上帝啊！

你倘然是仁愛的，你應該原鑑我的苦況；
不但是我，你應該原鑑一切人們的苦況！

（七）

上帝！
你不要責備我不能奮鬭了；
我怎有這樣殘酷的心腸，看見人家流血呢？
你不要責備我不能感化他人了！
倘然世界上個個人能受感化，他們也不會把你釘在十字架上了。
上帝啊！
這話或者太荒謬了！

（八）

上帝！

我的唯一的希望：
還是人人都能懺悔他們的罪惡。
上帝！
我的上帝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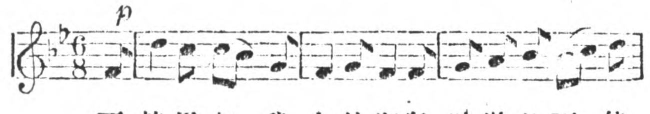


今樂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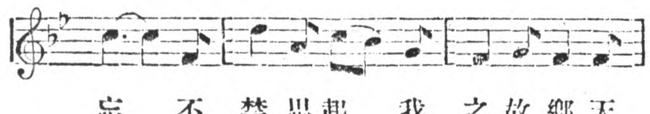
初春


♩= 104
f
寂寞 園林正月半看梅花開謝了春
光 晴到杏 花 梢還沒 人知
f
mf
道數光 陰近花 朝風猶 勁寒未 消楊
f
柳 尚空 條冒 寒 小鳥初 試啾 啁君
mf
莫怨風光 冷 淡他却 比 濃春 好

思 故 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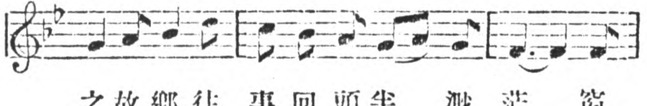
不禁思起 我之故鄉兒 時遊釣不 能



忘 不 禁思起 我 之故鄉天



涯烟水勞相 望 不 禁思起 我



之故鄉往 事回頭半 渺 茫 窗



前明月屋 角斜陽至 今可是仍無 恙

踏青

♪ = 120

三里五里一程半程雨

餘試作郊行壓肩衣薄趁

意鞋輕脚跟芳草鋪平

問杏短陌沽酒長亭歸

來趁着晚晴泥沾屐滑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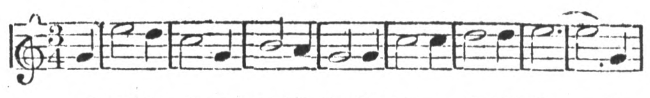
染裙青帶了春光進城

賣花女


p
花朝過了清明 近了賣花時候 春
寒峭賣花人早賣花 聲俏買花人說花
兒巧 壓 鬢也要簪 襟也要折
枝 插入 磁 瓶好 剛 剛春到匆
匆春老一 春賣却花 多 少

江水

Andante.





此歌五首.爲四年前所撰.其譜則吳夢非劉質平兩先生作也.當時所撰尚多.但歌譜今已失去.余不解音樂.無從補塡.故并其歌亦不錄云.　胡懷琛記.





